

文学中的 上海想象

张鸿声◎著



 人民出版社

文学中的 上海想象

张鸿声◎著

责任编辑:张文勇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张鸿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01-010604-5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 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0349 号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WENXUE ZHONGDE SHANGHAI XIANGXIANG

张鸿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0604-5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本书的论题是，文学中的上海，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象意义所赋予的？如果也有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它为什么被赋予意义，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

本书认为，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 20 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意义与现代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现代性身份。此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其本身现代性逻辑的强大，导致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象的叙述。这一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对“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这一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向往。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独立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这是一个文本的上海，与作为地域的实际的上海城市是有差异的。文学中，在人们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往往将上海城市形态及其历史理解为超越其自身与超越其特定区域的，城市逻辑也往往被等同于国家逻辑与现代化逻辑了。由于受制于不同时期国家中心性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上海的形象性叙述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一般来说，每一次形象性叙述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形象的基本逻辑没有变化。因而，整体的现代性叙述代替了特定的、多元的上海叙述，它冲淡甚至瓦解了作为实际地域城市的上海的复杂、混融、多元的特性。

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总体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上海文学研究的历程，并指出这种研究日益从“城市文学”的反映论式的研究转向“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注重城市意义表述的研究范式，并讨论了“想象”概念在国内外城市文化研究界使用的最新动态，以及用想象性表述这一角度来研究“文学中的上海”的可能性。针对当下学界对于上海研究的不足，初步提出了本书的总体观点，并说明了我个人研究的阐释空间与限度。

第二章主要梳理百年来上海想象性叙述的大致历程。首先，本章剖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形象塑造的两大谱系：一是从现代性中有关民族国家意识的观点出发，去认识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和关于它的消费性、工业破产、堕落、畸形等派生特点，以及摆脱殖民体系从而获得解放的国家元叙事；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位，其包含的现代性普遍价值，如物质乌托邦、大工业的和非传统的。其次，本章讨论了这一形象构筑的上海现代性身份存在有相当的现代性权力因素。它将一个在文化特征上不统一的、未完成的、非逻辑的、有差异的上海统一了起来，排斥了城市其他“非现代性”的内容。其三，本章讨论了晚清时代“文学中的上海”所表现出的国家想象与现代化想象互动的初步状况。其中以王韬、梁启超与谴责小说为例，指出“洋场”与“欢场”模式业已呈现初步的上海形象。其四，本章讨论了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面确立的“文学中的上海”的两大形象谱系：旧上海的殖民性与物质乌托邦。其五，本章讨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文学中的上海”民族性与国家性想象叙述的流变。最后，集中探讨了上海想象的特点。

第三章主要论述茅盾的小说《子夜》对上海的形象性叙述。首先论述茅盾理论中关于动态与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论产生出中心性表现模式，并在其创作实践中与对上海的形象性叙述相关联，它构成了茅盾以上海表述国家问题的基础；其次讨论茅盾怎样从国家意义上转喻上海，在西方中心/东方边缘格局下，上海被当作殖民地国家文本，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破产来表现其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的边缘性；其三，由于茅盾采用中心性理解，在城市（中心）/乡

村（边缘）的格局中又从潜在层面上对上海作了充分资本主义化的想象描述，在以吴荪甫、吴老太爷为中心的表现中，对上海作了现代性的憧憬与非中国化的想象；其四，由于中心性观念的要求，乡村也呈现出城市性的叙述。概言之，为达到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叙述要求，茅盾以不断缩小表现领域为代价，将中国缩小至沿海，将沿海缩小至城市，将城市缩小至经济领域，进而最终缩小至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意识形态图解。

第四章讨论海派特别是早期海派的上海想象。早期海派力图突出上海在物质消费意义上的西方意义，它摒弃了传统/现代的线形时间线索，于共时性的空间结构中构筑起西方—上海的对应图景。它或者直接展开上海的异域想象；或者将人群的各种差异以文本的方式完全弥合，以获取普遍的西方性；或者使空间在瞬间呈现，从而达到祛除上海本身历史感的目的。在对人物的想象中，人物身体与属性表现出某种虚构的、无东方内容的西方性。在对待乡土中国方面，多数海派对乡土作了西方式想象。即便是施蛰存，也仅仅是将乡土外化于上海，即上海的非中国化；只有张爱玲才将乡土中国理解为上海自身逻辑的一种。概而言之，早期海派采用“去”东方、“去”乡土、“去”历史的创作策略，突出了上海彼时的国际性和西方性意义。

第五章讨论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新中国斩断了上海与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却留存了其形象谱系中的工业化逻辑，并强化、扩张为整个国家的意义。因此，对于上海的理解，首先是血统论，即突出新旧上海的左翼特性，以使工业化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其次是断裂论，即对上海资本主义终结式的理解。进而，新上海被作为社会主义公共空间加以展现，而这种公共性在中国其实是一种国家性。这里采用的辅助方法是将各种与国家生活无关的私性的社会形态、私性生活加以“资产阶级”的想象性“罪名”而完全排除掉。而且，为了突出国家工业化逻辑，工业题材作品被巨量生产出来。此类作品以想象性方式表述了国家工业对日常生活、人的属性的全面控制，表现出极端的大工业现代性编码。在叙事策略上，这类作品在时间、空间关系的处理中大量排斥旧上海遗存，或者将私性生活与公共性、工业性逻辑建立起必

然关联。这样一来，上海被高度抽象为公共的工业逻辑。它具备了推广意义上的新中国国家特质，从而完全丧失了其“本地”的意义。

第六章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中的上海想象。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被城市文学，特别是“改革文学”当作了旧有国家体制的最大代表而遭否定性叙述。但自 1993 年浦东开发之后，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上海首当其冲，被当作全球化想象的首选题材。这其中，一部分作品属于“上海怀旧”的范畴，即以旧上海的想象来完成新时期对全球化的向往，另一部分作品则干脆直接表达现实中的全球化想象。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在世界主义、全球化、民族国家等现代性意义上，上海本身具有的现代性意义一次次被夸张地加以想象性表现，而与现代性不符的上海特性就这样一次次被排除或减弱。原本复杂、多元、不统一、有差异、非逻辑的上海性在现代性意义上被统一化、普遍化了。“上海性”中包含了过多的世界性、国家性因素，而本地特性反倒较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弱。也许，这就是上海在中国的命运，或者说是“文学中的上海”的命运。可以说，尽管“文本的上海”地位至高无上，而实际的城市（上海）却总被各种各样“非上海”的意义所表述着。

序

——陈思和——

我在十年前著文讨论海派文学的美学传统时，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文学逐渐形成了两种传统：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并生的特点描述出复杂的都市现代性图像，姑且称其为现代性的传统；另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现代都市的阶级分野及其社会批判，姑且称其为批判性的传统。^① 第一个传统来自上海开埠以来的殖民地文化特性，西方列强既要在殖民地维护宗主国向内地掠夺资源和争夺市场的需要，就必然会建设一个或者几个口岸城市的现代化实施，保障其利益的流通；同时又必然使殖民地变成一个殖民者即使在本国也不便过于放纵的情欲乐土，在殖民体制中容纳了本土畸形的文化糟粕，使之成为一个西方冒险家的情欲排泄口。至于被殖民的弱势文化，首先被消灭的是其精英部分，而其糟粕部分则非但不会被消灭，反而顺理成章地融入强势文化的情欲体系。这就构成了繁华与糜烂同体并生的海派文化传统。海派文学的另一个传统来自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迅速发展以后形成的阶级分野以及左翼思潮，出现了以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描写工人生活的社会批判传统。这两个传统的区别不在描写对象而在于描写态度，前一个传统也有描写下层社会的疾苦，后一个传统也有描写现代都市的繁华与糜烂，

^① 参考拙作《海派文学的传统》，初刊《上海文化》2001年第1期，收《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但是作家们的写作立场与写作态度是不同的，由此构成了两者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

我们今天的所谓海派怀旧情绪，弘扬了旧上海繁华与糜烂的特点，并且给以无度的褒扬和追怀，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左翼文化对海派文化构成的建设和参与，海派文化被渲染成一派纸醉金迷、光怪陆离，从而遮蔽了五卅、工人武装起义、左翼文化、孤岛谍战、以及抗战后的民主运动等等一条硬派传统。在文学上相应的是，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蒋光慈《短裤党》和《丽莎的哀怨》、茅盾的《虹》和《子夜》、巴金的《灭亡》和《新生》、丁玲的《韦护》、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陈独秀、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等文化大家在上海期间创作的大量杂文也被相应地排除在海派文学之外。这样认识海派文学无疑是片面的，既不能真正凸现出海派的历史传统，也不能连接 1949 年以后海派文学的发展与演变，对于当下上海的文化与文学建设未必有益。正是基于这样认识，我读了张鸿声教授的论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有一种深获我心的感受。

这部论著首先指出：“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 20 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意义与现代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现代性身份。”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过去对于“文学上海”的认识，多半是基于“历史上海”，或者说“经验上海”，即用“老上海”的视角来说上海的历史掌故和文化积累，但这样一来，好像惟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才有资格研究上海和描写上海似的。上海是一个流动、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人们对于上海的形象远远超出了上海的本土经验。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保守，曾经对有的学者把香港文学与上海文学联系起来考察，让“海派”包含了“港味”的做法不以为然，而张鸿声教授走得更远，他干脆要求“文学上海”摆脱了上海经验，成为一个现代性都市的想象空间。各个不同时代和社会阶层，基于对现代化都市的不同想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对上海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充满了

变幻。由此推理，一个没有来过上海的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他在创作中也完全可以把上海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与纽约、巴黎、伦敦等世界性城市一样，成为艺术虚构的一个空间。同样，研究者对于“文学上海”的构成也不限于上海经验，他们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关注点不在于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上海”，而是“这是否符合你想象中的上海”，这样，就可以把上海从上海人的狭隘视域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的社会想象。

然后，这部论著讨论了有关上海的“文学想象”中两大形象谱系：“基于国人的现代性想象，渐渐产生了关于上海的两大形象谱系，即一是从现代性中关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出发，去认知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和与其相伴随的消费性、工业破产、畸形堕落等特点以及它最终摆脱了殖民体系，获得民族解放，并成功消除资产阶级国家遗存的国家元叙事；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所包含的现代性普适价值，其与西方的同步，引领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表现为物质的扩张与物质乌托邦、大工业的、组织化的与摧毁传统力量的种种情形。两种形象谱系造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总体风貌与主流，并构成在文学中表现上海的中心性。”这两大“形象谱系”相比我对海派文学所勾勒的两大传统，更加突出了上海想象的正面意义。由此结构中，1949年到1979年这一期间的有关上海的文学创作作为对一种现代工业化的想象，列入了研究者的视域。虽然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在我看来实在是乏善可陈，不过是当时上海市委的最高领导人伙同张春桥之流倡议“大写十三年”以及后来“文革”中写作班子搞阴谋文艺的产物，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讨论人们即使在一种专制体制的压力下仍然怀有对现代工业化的向往和热情，那么，这些所谓的“工业题材”创作仍然可以从非文学角度体会到“上海”这一含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部论著把这一阶段的文学列入有关文学中“上海想象”的谱系，并进行了讨论，我觉得是一个颇有启发的尝试。讨论上海文学，绕过这一阶段的“创作”（姑且称这也是创作）也是不够全面的。

对于上海文学（或者称海派文学），我以为是由两个层面的含义所构成

的：一是有关上海的艺术想象和描述；二是居住在上海的作家的创作。我前些时候参与了上海作家协会策划编辑的一套大型文库《海上百家丛书》，就是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但是从实际创作来考量，这两个含义都有偏颇。从第一个层面的创作来看，假如作家从未来过上海，只是把上海作为一种符号来描写，要列入上海文学（海派文学）显然是不妥当的；从第二个层面的创作来看，假如一个居住在上海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与上海毫无关系，如萧军和叶紫，沙汀与艾芜，等等，他们曾经居住在上海，但要把他们称作为海派作家也有点不靠谱。所以，海派文学的概念不仅含混，还有明显的局限。现在好了，“海上百家”这个概念弥补了后者的偏颇，“海上百家”，自然包括了所有的居住在或居住过上海的作家的创作，并不以上海题材为限；而张鸿声教授提出的“上海想象”又弥合了前者的偏颇，即不管作家是否在上海居住，只要他的创作是有关上海的描写，就能列入“想象”的谱系，呈现出“文学上海”的面貌。我想，海派文化及文学，正是在研究者不断拓展概念中丰富内涵与扩大外延的。

2010年5月20日

作者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副会长，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

目 录

前言 / 1

序 / 1

第一章 研究范式：“文学中的上海” / 1

- 第一节 “城市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 1
- 第二节 “文学中的城市”：经验、记忆抑或想象 5
- 第三节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研究的观点、意义与策略 13

第二章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 17

- 第一节 民族、现代化与上海想象 17
- 一、民族国家想象与近代上海 17
- 二、关于上海的两大形象谱系 22

三、文化身份中的权力与想象叙述	30
第二节 百年来文学上海想象的历程	43
一、晚清的上海叙述	43
二、“五四”到 30 年代：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的 表意系统	57
三、作为新中国国家意义的体现	73
四、从国家想象到全球化想象	80
五、上海想象的几个特点	82

第三章 茅盾的上海想象 / 85

第一节 理论要求与上海题材	85
一、对国家本质与动态的追踪	85
二、中国社会的“麻雀”	89
第二节 半殖民地中国国家文本——《子夜》论	93
一、经济中心性主导的文本格局	93
二、人物属性的现代性想象	98
第三节 《子夜》中的另一个上海	103
第四节 城市视角中的乡村想象	113

第四章 物质与消费意义的国际风格

——早期海派的上海想象 / 119

第一节 空间与空间呈现中的城市	119
一、异域想象	120
二、弥合种族、阶级、历史差异的共有空间	125

三、瞬间中的空间呈现方式	130
第二节 海派文学的法国想象	135
一、“法式”的消费性表述	136
二、“自我”与“他者”的共塑	143
三、“法国想象”与无法跨越的“第三世界性”	149
第三节 人物想象中的符码特征	153
一、人物体貌的西方特征	154
二、女性身体的新喻体	163
三、人物属性与关系的符号性、虚拟性	166
第四节 上海与乡土想象	177
一、虚拟的乡土	177
二、外化于城市的乡土	180
三、张爱玲等人：乡土作为城市史逻辑的一种	185

第五章 新中国形象与国家工业化

——50—70 年代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 195

第一节 新上海城市形象的国家意义	195
第二节 血统论：上海的左翼历史逻辑	203
一、红色的上海	203
二、革命的城市史与家族史	211
第三节 断裂论：新旧上海的不同意义	214
一、上海资本主义的终结	215
二、空间意义上的新上海	220
第四节 社会主义城市的公共性想象与日常性的消失	228
一、城市私性生活形态的消亡	228

二、私人生活的资产阶级想象	232
三、公共性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	237
四、公共性建立的伦理学意义	241
第五节 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	244
一、巨型规模的工业题材文学生产	244
二、工业主义逻辑的全面建立	249

第六章 90年代：“上海怀旧”与新的全球化想象 / 259

参考书目 / 269

后 记 / 277

第一章



研究范式：“文学中的上海”

第一节 “城市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当代，特别是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由于上海城市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显赫地位，对于上海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既是城市文学研究的开创领域，同时也是最高成就的体现。严家炎先生的《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一文，可看作是这种研究的创始性论文之一。这篇论文还作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创作选”选本之一的《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既是对这个流派研究的开启，同时又借助于对流派作品选集的阅读倡导而将研究的兴趣推诸众人。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吴福辉先生对于新感觉派中坚人物施蛰存作品的阅读，余凤高对新感觉派艺术体式的论析，以及应国靖对施蛰存创作的综合性研究，分别以作品论、流派论、作家论的研究面貌出现，也都是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

之后，城市文学研究便以新感觉派研究为切入点，迅即弥漫开来。随着夏志清等人对于张爱玲的发现，这种研究波及至整个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海派。其中，吴福辉所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为其大者，基本上造就了以

上海城市文化参透城市文学文本研究范式的高峰。尔后，李今的博士论文（一部分单篇论文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在承续吴福辉的研究中又增添若干新质。与严家炎不同，吴福辉与李今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流派研究的性质，而是将整个海派作为一个自足的文学形态去认知，对造成海派城市文学的社会形态、海派作家队伍构成、文本表现形态以及体式技法，均能从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出发，从而使城市文学研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乡土文学研究取得同等重要的位置。

至此，对于现代城市文学（特别是上海城市文学）的研究已经蔚然大观。这中间还有许道明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李嵘明著《浮世代代传》（华文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及晚近李俊国著《中国都市文化与都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等等。笔者也曾出版《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初版，2009 年再版）。论及海派重要作家的学术性书籍（如关于张爱玲）已蔚为大观，至于讨论海派文学的单篇论文，更难以计数。

对于海派城市文学的研究已经造成了现代文学史叙述总体格局的变化。首先，各种权威的文学史著作（或个人、或集体编写）都将城市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史形态纳入文学史脉络。比如在 1987 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而后又风行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一书，在 1998 年的修订本中，将“文学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而其中“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①已成为其文学史考察的基本标尺。不仅海派小说被作为文学史的重要环节，而且，与上海城市文化相应的研究范式也作为对其他文学史现象的立论基础。比如该书在谈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话剧创作时，便分别采用了“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